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處士程長公孺人方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子春二月朔處士程長公以天年終先是辛亥冬十一月孺人即世隆慶戊辰冬十一月己未伯子易仲子賜奉二喪合葬縣南所由山乃持處士諸孫戶部員外郎金所爲處士狀孺人弟故苑馬寺卿遠宜所爲孺人狀屬不佞志之銘之自不佞王父若家大人世與處士及伯仲習不佞受禮則又與處士

冢孫象傳同師彰德善暴九原真不佞事按狀程出  
新安太守公後留歙黃墩其後徙休寧家會里會里  
遞有顯者先世乃復徙歙家臨河處士名正奎字時  
耀臨河人也父曰樂莘母爲胡廷平希說女弟成化  
丁酉冬十一月處士生始學爲儒將就業會父疾命  
處士當戶乃從父受賈以鹽筴賈吳越間無何以上  
賈聞知大體鹽法諸鹽場皆按籍坐支顧澤鹵遞增  
損若戶口逃亡額課大減處士請毋失課額令得通  
融取盈於法便人謂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安  
敢議紛更處士笑曰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法

窮矣窮則變變則通庶可爲長久計故變則法在不  
變則法亾是在經國者有司以便宜請 詔從之且  
令勒石鹽官著爲令甲既又議升水鄉足課額諸便  
事鹽政至今賴焉處士以才取重當時仇者中之中  
貴人畢真所處士猶故倔彊率以正辭折真諸子弟  
陰行間乃罷之然終不敢以告處士及真以謀反誅  
死仇者連坐杖之廷處士袖千金藥內仇者口中幸  
不死仇者頓首曰我倍處士死當誅處士顧獨活我  
聞者率多處士長者益附之顧獨恥苟容不受挫於  
強有力者初處士年二十市豪謀侵處士先世墳處

士宣言即豪力能得吾墳吾力猶能持之。闕下蒙懼寢其謀當樂莘時隣人侵地界有司過聽不直樂莘及處士春秋彊失業且久處士赴京師擊登聞鼓世宗下其事所部乃復之汪榮和罷歸其少子就郡中治天官府處士家人子儀賓解舎近府旁少子以爲言儀賓謝不可少子侵處士急且以挾儀賓處士諸宗約曰彼豪舉安敢辱長公相帥赴榮和數少子罪少子上書告處士事下南京法司人人爲處士危處士自若且曰三尺法天子與庶人共之即故天官有寵靈柰何撓天子法時聞莊簡公主獄私語

諸郎亦天官齠鯀人耳彼惡敢齠鯀天官卒置勿問  
即處士傲儻自負顧獨厚於人倫介弟正光故多病  
處士獨任内外事遺介弟安介弟亡撫孤子煦視易  
暱等手割生業無巨細悉中分之白首居喪袒括辨  
踊哀毀如禮此大較也處士始老奉 詔例授七品  
散官不俟謁處士于家猶縫衣耳處士家黃羅之麓  
中歲營世業黃山里中稱二黃山人享年八十有八  
諸方著巖鎮居間右通諸程世爲婚姻先御史娶宜  
人吳以成化戊戌春正月首舉女是爲孺人孺人待  
期宜人見倍孺人乃依王母王母心獨喜謂其能女

且能婦云弘治乙卯歸程長公長公賈四方孺人任  
家秉務攻苦左右長公及長公致不貲里中門戶之  
盛無如孺人者孺人躬自菲惡以率家人獨延師授  
二子經視餼廩唯謹苑馬歷任西北數備邊每邊使  
來問苑馬狀孺人涕泣曰歸休乎吾弟柰何以裨肉  
博一官苑馬聞之輒引去孺人中歲多病家人以爲  
憂居常逡逡無疾言遽色乃卒偕老春秋七十四而  
終二子皆補太學生行且入仕孫男八補郡諸生一  
人縣諸生二人曾孫男五補縣諸生一人玄孫二女  
一孫女五曾孫女七門內親不啻三百指繩繩乎盛

矣所由山故有夢徵蓋吉土也銘曰胡然單厚儻黃  
耆矣胡然亢宗擁素封矣胡然昌阜子孫蕃廡不失  
其所矣胡然歸藏負陰抱陽降福穰穰矣天不人不  
因人不天不成熟經孰營惟夢之徵匪夢則徵唯山  
之靈

吳處士配嚴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辰七月七日海陽吳處士客死真州先是癸  
卯二月五日繼室嚴氏卒越壬子伯子景明舉于鄉  
伯子信堪輿家言卜地二十年矣其後去舍二里得  
松林山昔嘗夢父母以隱語語之其方向與夢合伯

子旣舉喪合葬謁余爲之銘吳之先出少微先生後  
別子壽甫始遷葛山處士世爲葛山人名釧字希璧  
成化丙午處士生九年而孤輒當室既長賈真州其  
人魁梧廣額豐下辨有口一見傾四座驩商車結轍  
于門爭下處士寡母且老查氏婦能奉母驩處士留  
滯真州獨倚辦查氏婦奉母及仲有婦處士挾仲與  
俱即以資斧授之未嘗問出入查氏婦死葬某山處  
士自真州請婚嚴氏女嚴舍人雄客豐潤所睚眦  
當時聞處士名輒子女嚴多能事部署相以內務當  
處士心諸賓客及門處士命張具嚴敬諾輒應聲出

中厨即處士不得於心嚴善辭色寬處士處士春秋  
彊矣嚴始舉景明及舉景暉處士業已班白其後處  
士遣伯子受業吳會嚴脫簪珥佐游資嚴父母獨無  
依依處士處士舍之上舍奉之終身處士謂嚴而事  
畢矣會處士還縣嚴請從當是時伯子籍名博士心  
獨喜愈益程督之處士故重俠輕財寡積聚久之力  
謔齋用不饒嚴竊以爲憂處士自若嚴懼傷處士意  
不色憂無何竟以憂死二子居喪且朞月既又奔處  
士喪處士未及者行年五十九耳嚴生弘治己未年  
四十五曾不得中壽傷哉余善陳山人達甫詹莘廉

東圖皆海陽聞人也山人狀處士孝廉狀嚴其詳具  
在狀中余爲志其大較如此銘曰翩翩爾俠婉婉爾  
儀九原同穴負坎抱離封斯烝斯嘗斯凡爾本  
支介福於斯

明故太學周君配徐氏沈氏合葬墓志銘

上三年夏六月余臥病谼中進士周伯子至自海寧  
謁余志父母墓嗟乎伯子負苦塊歷采阻儼然哀戚  
臨之即余不佞無能文敢不敬諾志曰太學姓周氏  
名甸字惟治海寧人也父易母孫氏出名家外大父  
璋舉賢良外曾大父于良舉進士兩世參知政事母

承禮教以婉婉聞弘治癸丑生太學父豪宕雅游倡  
家大父敬督過之且譴責毋母退而從容諷止父無  
違言無何父納一姬武林倡也大父操父益急必出  
姬母歸告賢良公幸語舅願寃一女子安良人賢良  
公以爲言大父不許父鬱鬱卒死武林母匍匐奔父  
喪願俱死賢良公謂母舅姑老子藐然孤第蒿目立  
周宗無徒溝瀆爲也母唯唯媵人宋事母相內與母  
俱大父叱曰而婢也且未有子守者何宋斷髮自盟  
卒相守當是時母年二十有六宋十有九耳頃之喪  
太父三娶人獨拊太學築室相依大學始髫輒執縣

役以催租事先辦縣大夫勞之庭稍長從役武林舍人女來奔距不內詰朝徙他舍終不言中貴人畢真鎮浙江開告密仇者中太學真發卒捕之人人爲太學危第亡去太學謝曰大母母在獨柰何亡遂挺身赴真無所憚會真敗乃還周氏故聚族居洛塘延袤五里門戶盛矣然皆不事詩書太學崛起閭閻務佔畢即屬辭隱約一切有概于中自經史以及百家悉窺大較其稱詩法江潭彭澤摹古書法法晉人鄉先達邵文僖見而奇之勸就經術文僖故從越人張先生受易紹介及門太學囊括舊聞聞師說皆莫逆始生受易紹介及門太學囊括舊聞聞師說皆莫逆始

受簡著經生義門下皆驚日挾筭琅琅出金石聲笑  
立盡隨詰筭中疑義輒抵掌可談明年補博士諸生  
既而遞舉有司皆不合會王文成講學東越太學乃  
從之游居門下十年躬行益進及文成奉命討岑猛  
將行太學進曰夫子有事田州先聲震矣乃猶攝儒  
衣冠日接來學假令荆蕡起倉卒謂節鉞何文成以  
爲知兵宜置帷幄顧有老母不忍言故侍郎陳公督  
學浙江太學舉文行第一庚子幾中選卒棄不收於  
是上書謝學官請終養母曰即孺子彊學交游不出  
鄉國間第受業大司成友天下士遂應命而趨太學

行有期羣盜猝至家刦太學窘甚太學從容笑曰書生惟行資若干繙米若干石足爲諸豪取酒資毋惴吾毋盜散去旦日遂行歸而母以天年終輒棄故業著書操處士之義不求知名初太學受室于徐尚書郎禾姑也徐從太學事大母事母以孝謹著始太學習書法徐輒通書太學習醫上諸家徐輒旁通醫上太學丁年就舉子業里人姍笑之徐獨推轂太學徐舉子皆不育大以爲憂嘉靖丁亥卒獨遺一女太學善視之繼室沈歸拊孤女恩倍已出女既字沈治裝獨陰厚女不使聞越十六載沈始生伯子啓祥又六

載而生仲子縣諸生啓祚辛亥沈倍太學伯子僅八年居喪若成人哀毀不輟太學閔之甚不復議昏胄知伯子才醇謹類已居常以身爲率出入必俱延師授經不遺餘力於是名士畢致業乃益精隆慶改元伯子與計偕詣闈下意親老即得籍名大宗伯不對公車而還太學語曰吾母忍百死以立遺孤非吾母無以至今日往吾母即世所部業已表吾閭而藉先世之靈幸得通籍亟以狀上天子庶幾得及于覃恩吾他日目瞑矣明年伯子舉進士方上書聞太學病痺輒請急部檄始下遂聞喪其年太學春秋七

十六矣病革舉季子未及名蓋婢子也太學質行本  
於天性尤汲汲於人倫嘗爲大母吮癰凡三發三吮  
母病帥諸姬侍臥起者二年出二幸姬以懲怠者既  
舉子輒以禮遣諸姬然才能高有心計若國事興革  
大體兵家便宜叩之響應阨於不試惜也其摛詞執  
藝往往在遺書伯子又謂先太學生十年輒整王父  
開坎有水潤當事人急以統猝去之先太學頓足曰  
坎既封潤如故耳柰何當事人叱曰兒何知竟掩坎  
先太學志之心矣居十載博習堪輿家言於是卜臯  
亭山得穴吉遂舉王父喪以葬因號亭山又以洛塘

故居不宜子乃北去五里徙舍居之先太學自信不  
疑然卒安利今墓去五里而近負甲抱庚先太學所  
自擇也左徐母右沈母不孝孤以其月某日先奉太  
學喪居中葬焉願爲之銘死且不朽余敬諾銘曰謂  
爾盱盱擇地而趨謂爾拘拘轉若戶樞孰造爾家繆  
毋之劬劬大爾間之子路車爾色則愉爾謨則訏延  
爾終譽叶副爾永圖夏屋渠渠周原一隅展也偕老  
其樂只且

明故處士吳公孺人陳氏合葬墓志銘

吾鄉多長者其質行往往有聞乃若負俗獨行宜莫

如吳處士處士名榮讓字子隱歙西溪南人也吳氏出唐御史少微先生後著溪南處士大父曰永新父曰顯盛母程旣舉處士父出賈襄陽乃就光化納鍾氏姬有女矣父歿處士僅八年大父母春秋高日責甘毳薄田四三畝無以具餧粥縣吏歲責田租近屬移戍黔中中年責軍費母窘甚獨力作辨應之處士自夷童暨中蒐松毛以爨年十六輒請奔喪母泣曰吾鄉去楚三千里而遙何以爲資斧處士告母孤業已六尺親喪之謂何願及今舉繢裡識之胥後命乃匍匐光化十塋西歸而從諸宗人賈松江稍自

給母命處士受室乃請昏陳村客間陳翁吳氏子孤而貧柰何予女陳翁目處士此丈夫子也母患貧孺人始歸處士請從事光化形家謂處士自楚歸越家始興地吉矣即得地楚越奚擇邪處士謝曰禮不忘首丘孤終不以徼福而倍吾父于是奉父喪歸葬置田授女弟夫主歲入膳鍾氏姬終身歸而遞舉高曾以下四喪以次封樹次及親戚之無主者凡十九喪當是時生業僅僅耳其後數歲處士始饒則以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孫也乃奉母帥妻子徙臨溪居頃之習其俗視故里等乃奉母帥妻子徙桐廬上

焦山居焉處士喜曰此吾畏壘也於是部署土著以身先之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種樹山林故多薪木虎時時出噬人處士議伐薪居人則以爲十歲利也于是易以茶漆櫧栗之利積薪水滸以十歲市之民利視昔有加虎患乃已三年而聚三年而穰居二十年處士自致鉅萬遠近襁至庶幾埒都君云母以天年終蓋九十四居喪如禮哀毀不苟盛年人以爲難一門稱節孝矣喪畢孺人從容告處士曰往從君避地而東幸而偕老乃今業已畢大事其率諸子諸婦諸孫歸故鄉處士以爲然竝還縣獨處士歲出入猶

將以桐廬老焉初處士貧幼無以學長服賈乃始購書讀之然無常師獨從人受章句既通大義輒孳孳務躬行嘗會諸賈人舉藍田鄉約同會汪克佩死子始孩處士爲之息故資及子長歸其子嘗讀范文正義田記嚮慕其爲人其後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祀事如嚮法召門內貧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諸子弟若諸舍人無慮數十百指朔望旅揖諸子弟舉顏氏家訓徇庭中諸舍人皆著從事衫待命庭下以爲常桐廬立義塾義倉皆倣古人遺意諸所建置即縉紳學士自以爲不如居常衣大布衣飯脫粟比廝養

之最下者所至梁津斂道赴義如流踽踽獨行里中  
呼爲古老處士出少年皆走匿亟避之至其論治生  
即計然陶朱不是過也處士春秋八十六竟死桐廬  
孺人少處士三年先二年卒二子奉處士喪歸合葬  
得兆西王村嗟乎世儒汶汶耳其孰能不波處士椎  
少文顧斤斤不倍所學夷考其質行夫非古之人與  
古者憲老皆有惇史記之若處士者可以憲矣銘曰  
少微子姓肇基有唐在豐之涘九世其昌胡然即次  
溘死襄陽母氏勞止傷哉未亡藐爾遺孤獨立門戶  
少而奔喪展也叔度轉穀東南駸駸起富舉室三遷

力本是務丁年挾策誦法遺言先民作則奉以周旋  
恩加親暱施及九原拊孤徇友然諾不遷夫鴻婦光  
倡和如響伉儷素封之子競爽白首同歸是曰吉壤  
於萬斯年高山可仰

明故處士吳克仁配鮑氏合葬墓志銘

吳處士夫婦合葬黃墩李家村墓木拱矣形家言兆  
利西北負丁抱癸請遷之於是諸孫卜之叢祠兆第  
一歲己巳春正月癸酉奉二柩遷焉余聞諸仲尼古  
不脩墓徒以死者徇生者封樹之謂何乃若漸漬於  
謠俗湛溺於堪輿即賢者不免耳君子作事謀始蓋

慎此哉志曰處士自寃歛溪南人也字克仁吳氏著  
溪南居前街者出宋迪功郎起隆後累世領郡迪功  
生別駕遇辰別駕生副使夢榮由副使五傳曰壽山  
是爲處士曾祖父大父曰有貴父曰繼善以賈起家  
母方氏舉丈夫子五人處士最長受室蜀源鮑氏是  
爲孺人處士受賈山東淮海間折節爲儉居常不通  
賓客其所紹介則皆有名公卿裔尚書宇引處士爲  
布衣交驩甚處士客尚書所尚書手書處士贊辭歸  
之正德中處士以貲賜爵一級旣受檄猶著田間冠  
歸孺人左右處士治生大都由纖嗇起事舅姑孝終

始無不當處士心中年處士疾幾殆孺人侍臥起彌月不少休夜禱北辰請以身代其後處士業大起心獨多之孺人歸寧往往病道隘處士出錢十萬甃石除道以通蜀源蚕不宜子孺人以爲憂乃請處士納鮑姬舉子良鐸居有頃孺人舉子良鴻顧善視鮑姬愛二子等嘉靖改元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喪孺人又明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喪處士處士生天順戊寅九月一日距終年六十有七孺人生庚辰正月二十九日距終年六十有三子二人長配靈山方氏繼室廣陵王氏次配稠墅汪氏女一人適潛川汪文焯孫五

人一夔一鯉一道太學生一鯨一蓮曾孫十有二人  
士元邑庠生士賢士孝士光士華士忠士竒士憲士  
志士傑士彥士聰曾孫應乾歷世滋蕃休徵於是乎  
在矣乃今合天時協地紀則所謂得全全昌者與銘  
曰白首同歸封若斧矣枚矣僉同從吉土矣夷體九  
原局地戶矣於萬斯年承天祐矣

海陽新溪朱處士墓志銘

汪伯子曰鄉人治生者溺賈送死者溺形家言賈人  
操利權視失得爲生死即有不得直將以七尺殉之  
利令智昏一何甚也形家者言自郭氏始著要以古

人用卜胡爲此拘拘彼其徼福無饑猥云待吉甚者累世不葬大事之謂何此兩者皆惑也朱處士雲沾字天澤海陽新溪人也少從兄賈浙聞父有疾輒棄賈歸父疾平踰年而歿喪畢則又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饑會歲不登處士貸諸傭人錢百萬既而兄有疾輒舍業扶兄歸客謂今始有年收責而歸不後處士謝曰錢易得耳終不以此後兄歸而喪兄既又喪母哀毀甚幾不勝喪計業已倍親親喪未舉尋以資斧授兄子爲它賈日從諸堪輿家游游數年不得兆輒

號泣既而神乃見夢得由橋上園尋奉父母喪葬之意由必然得矣既葬則樹丘墓表堂坊日往來省視以爲常不問家人產客謂處士閨諸傭人德次公不忘第次公往召之宜多應者何論收責此可以致不貲乃今徒以一杯上而繫終身無爲也處士唯唯卒不行人皆謂處士癡而處士自若處士生弘治辛亥卒隆慶戊辰春秋七十八舉子擣櫟擣子援長女適由溪程天祥其子來則外孫也來之言曰外王父視外孫如孫來不能事外王父如王父乃紹介抵中執法願志外王父墓而銘之嗟乎處士負俗獨行壹歸

乎孝弟癡何足以病處士獨病夫人無能爲處士癡耳處士墓在某山某向銘曰寧弃爾金母倍爾兄寧釋爾賈母失父母歸所世俗化離具曰爾癡爾則終慕所思匪夷漸江有汜新溪瀾瀾誰其全歸唯處士則以

明故徵仕郎判忻州事高季公墓志銘

往余東游得高深甫及余入佐邦政深甫方待次天官余以季公春秋高深甫安得違子舍既聞深甫名高太學傾都市賢豪再試有司格勿入於是季公改慮命深甫以貲爲郎深甫次且終不以平津易卜式

季公謂否孺子獨不聞張廷尉邪藉令得通籍治朝  
即而翁桑榆可逮也深甫唯唯貲入得隸鴻臚蓋三  
歲不除胥後命余問季公安否則深甫欣欣告之天  
幸家大人彊愈甚往歲舉女弟字於湯乃今歲時陟  
南山省先世墓出入不息既而至屏巾車濂不其然  
安能即次於此今年正月深甫袒括髮蒲伏來告曰  
濂不天家大人奄焉倍矣濂親老不及養仕不及於  
其親見之疾不及聞死不及斂罪何可擢髮數也顧  
茲窀穸之事幸得以及門謁公非公一言濂不知死  
所矣余雅慕季公而急深甫遂按深甫所自爲狀而

志之高之先望大梁宣仁太后之所自出也武功郡  
王以外戚顯其後扈蹕都杭州季公名應鵬字雲卿  
王十五世孫也承家中否不遑爲儒從伯兄合錢千  
乃受賈首事董董顧獨親有常珍十年而饒親交多  
所取給里人丁氏莫氏從季公賈闡出數千緡客不  
能平將主季公訟季公不欲也謝曰彼非倍我直將  
利吾有而自有之彼果自封我實封彼彼其心將德  
我何訟爲居無何兩人者敗且死季公閔之甚復臨  
其喪哭之季公擇可而交交必長者獨里中二三子  
稚從季公游季公時時遣侍史問其家及其子絕迄

於白首無所取償季公業既成恥不得與士大夫齒  
遂奉 詔輸粟守龍江關提舉者三年客謂季公下  
吏不逮上賈遠甚季公所不足者非五斗也能規規  
然主告繙乎季公笑曰賢者不卑抱關顧各以其志  
用職耳先後領水衡錢三千萬具舟材故事主者什  
一私之季公勿問大司空潘公檄再至亟稱提舉庶  
既而出判忻州不踰月歸矣季公受室於蔣外王父  
爲中丞琳其質行在太宰張公志中不具載蔣不宜  
子則爲季公置媵人及深甫生蓋夙昔才之矣既就  
舍旁築藏書室貯古圖書其上爲樓居貯古尊彝鍾

鼎雅言世俗務厚遺而疏擇術厚將安之即多苦以  
侘子孫直爲邯鄲虜耳吾顧以此居子使之與古爲  
徒即不必刑視彼邯鄲爲猶賢已深甫博聞彊識游  
諸有名公卿有開必先則季公以也閏月癸未季公  
遣使京師遺深甫數千言終不言病既發立張氏婦  
及章氏女堂下命之曰吾其歸何有鄉將不夕矣吾  
生七十有五豈謂無年爾曹第設冕衣裳爲而翁襚  
婦若女不知所出泣下霑襟旣而曰吾再卜又明日  
良姑待信於是口畫庭内外事鑿鑿皆中倫胠篋辨  
給所親皆中度又明日爲望起沐浴而終人言季公

飾巾待期類有道者如之何不召獨子歸也深甫故爲朱蒙城甥繼室以張氏二女歸章者爲引禮舍人子婦歸湯者爲博士子婦皆名家深甫將奉季公喪葬北山欽賢里其地則季公所自卜榜其堂曰白華云銘曰謂爾賈也良俾爾奮而張爾母釋憾於涼誦義無彊謂爾仕也良恪守爾常爾吏隱而名彰爾倦飛而迴翔終焉允臧謂爾��也良爾示周行爾稼丘索爲膏梁爾構爾堂宜爾丞嘗謂爾卜也良負陰抱陽厥壤駢剛閟爾歸藏爾後阜昌

閔長孺廣志銘

海陽孺子裡生十五年而死父閔之甚則以成人葬之告鄉大夫請志窀穸之事其言曰文徵獨子生考季年始婚于吳不宜子考即世尋喪吳繼室以程禱名嶽而生是子徵大神貺命曰克裡徵母趙珍之視裡猶視徵也強而病殆賴母活裡裡能言日誦大母德必報大母大母見倍裡哭之哀徵有事几筵裡中夜起視俎豆惟謹徵疾病裡以身禱請代徵會宗人構徵徵逮繫裡號泣手解金條脫奉徵獄中使人致裡語曰以饋橐之不給請以是佐朝夕資大人幸自寬母孥以也比入塾日誦若干言既而受易諸儒諸

儒以爲敏授簡使著經義言亹亹多奇薦紳學士交譽裡閈氏有才子矣比年徵困對簿浸削故資裡汲汲務起家念無如經術遂下帷彊學游息不遑今上二年民間以訛言趣婚嫁徵命裡逆婦辭曰兒始成童惡得有室禮時爲大干時之謂何願得待年以禮正始秋裡病洩血徵召醫醫故有名謂裡脉治徵受醫戒母易醫既而技窮裡死矣昔汪踦死國仲尼許勿殤使天薄余罰幸得存裡亦宗祏之衛也明公志之夫長孺以秀異凡宗亡論已乃若操丈夫之志擇當務而急親親孝之屬也傷哉太學有子而不祐

我則銘之銘曰謂爾有生爾歸冥冥謂爾無年爾壽  
于彭於乎其斯爲孺子裡之墳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太函集卷之四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襄陽劉公墓  
志銘

余守襄陽丈人劉伯常以齒德著余有事鄉射則以  
三老之禮禮之今上四年余行部再至會御史君  
請告歸養幸得存問丈人于家余去郡十年丈人饗  
鑠如故即百歲可待也明年秋八月余徙武昌居無  
何御史君遣兄子郡諸生懷德來計月之丁巳家丈

人以天年終不肖孤十歲十二月丙寅奉家丈人喪  
偕先妣馮合葬峴山之下君侯習知家丈人質行請  
爲志若銘按狀劉之先出揚州洪武初附襄陽尺籍  
四世始起家太學授新鄭丞新鄭人德之至今血食  
是爲丈人父名鍾新鄭受室於張丈人則首舉子也  
故梧州府經歷馮君善新鄭則請梧州女昏丈人馮  
既歸相與歷事丁氏林氏劉氏歐氏凡四母婉娩執  
子婦禮無間言丈人不問家顧獨務周急即緇衣黃  
冠有請一切應之比既孤乃大困業在佔畢無以爲  
家及舉御史君稍長矣丈人親授御史君業里中子

弟稍稍來丈人遂爲塾師於是一郡善爲子弟擇師者悉置門下御史君通博士籍數困有司日者謂劉生以彼其材獨無奈命何耳丈人謂否愈益程督御史君既而與計偕中乙榜將受文學庶幾猶逮親餘年丈人亟使人趣御史君還胥後舉庚戌乃受涿州文學應聘河南畢事歸寧奏經藝若干牘丈人大喜私語馮孺人明年對公車孺子其將不舍孺人笑曰公耄矣何易言之丈人曰嘻往余距日者言徒以人力必孺子力今足矣命何能爲癸丑春聞里巷馬鈴聲丈人披衣起語孺人曰報至矣亟啓戶果然御史

君領縣平湖 召入爲御史丈人逡逡與鄉人處絕  
跡公門及御史君畢馮孺人喪請得留養丈人讓曰  
朝廷置御史則所謂骨鯁之臣孺子始入官輒以喪  
去國乃今匿子舍無寧盜名器侘鄉人乎即日在旨  
甘而翁弗善也御史君從令強出按部山東得代輒  
還 闕下上程書乃封父大經文林郎江西道監察  
御史贈母馮氏孺人如令甲有頃御史君請告歸丈  
人不悅曰而守御史三年爵及而父母 國恩重矣  
而不知所報柰何倍而去之御史君長跪而泣曰大  
人春秋高存義無敢久留外又不幸有狗馬病恐二

且先朝露爲大人憂茲得奉几杖相依庶幾病已誠  
不以一日易三公也乃治別業峴山習池之上時以  
安車奉丈人出游出則召丈人所善者諸父老與俱  
遙爲丈人壽丈人不任酒率御史君代酬之御史君  
日飲而醉二三陶陶意得丈人曰嘻孺子醉矣乃謝  
客乘安車還御史君家食八年丈人無愠色每告出  
飲丈人輒命應門者待之御史君或中夜歸必待命  
臥內即被酒色愉愉而莊丈人坐御史君一一問坐  
客狀乃罷御史君就舍以爲常里人語曰家人父子  
視劉御史蓋多丈人高年且善御史君能子也丈人

三子長存仁以貲賜級次御史君季年幸御人舉孽  
子存禮存仁三子其一即郡諸生懷德御史君二子  
長建炎補郡諸生次建章皆余所命名也其下曾孫  
六人玄孫二人得全全昌信矣銘曰番番黃髮肩期  
願只煌煌章服袞繡衣只繩繩五世同瞻依只與曰  
景福世德宜只相彼峴首神所棲只誚其配之婦德  
齊只鹿門相望殆庶幾只願言歸藏四體喪只千秋  
萬世介純僖只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同野劉公墓

志銘

歲丁未對公車余從南昌劉公後公故以孝廉得徵  
由徵起家徵入爲郎出爲郡守遷爲監司乃今墓木  
拱矣沒世而民不倍徵至今璫孝廉公云公王父以  
大耋終號樗叟父封故廩郡學贈中憲大夫母封太  
安人贈恭人蕭出贈恭人舉丈夫子二伯廷梅即公  
仲廷楫亦舉于鄉贈恭人愛踰主器公幼警敏翩翩  
未釋童心贈公操之嚴不少貸嘗受命入塾既出而  
嬉于其鄰贈公跡之匿樓上跡窮見獲投之墜樓既  
又背讀所受書訛三語贈公怒舉石研擊左肩贈恭  
人疾視贈公恚甚公長跪諫曰兒有罪傷大人之心寧

詎以兒故懾大人兒請更始遂折節強學徧讀博士書有涉制科務成誦嘗誦宋史有味乎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自惟有幸氏以還任天下之重無如文正遂心師文正逡逡不失徐超贈公始以爲才毋復嗚嘵爲也客爲贈公推轂教授江都則自江都移書督公力學公懸書于廡面書而跪廡下佔畢不少休無何贈公計至公摒踊而泣血絕口不納水漿擇叟命曰而貌然孤不難從父地下顧王父母奄奄待盡而父骸骨未歸而將如寡母幼弟何即滅性非孝也公乃彊事餧粥匍匐而奔江都以小艇載櫬歸涉江而

大風作幾覆公號哭動地聞者憐而悉赴之卒出巨  
濤幸而免即人力多助殆亦孝感之徵與歸且厝柩  
故廬諸父老力距不可柩無外入外入者不祥公辟  
地而告曰孤不天寧忍以考氏終艸莽使得歸正寢  
孤請受其不祥既又謂材故以松且有蟻患乃今不  
敢以貧而儉大事請易油杉父老則以人子暴父尸  
不祥滋甚公辟地而告曰使親膚及蟻無不祥大焉  
藉令較于吾心置災祥勿問公每輒哭輒對縣書跪  
讀口不絕聲老寡在堂端居待養公計無所出請納  
婦以代尸饔婦翁胡息子亾願館甥以厚產公言孤

始當室寧詎以喪婚徒以執爨有待若而人始請命  
于王父母若毋若翁媼即厚予孤詎敢自有其身于  
是胡恭人以治喪歸未登也公守經如引繩墨及經  
合道如轉圜貞而孤曲而中矣公坐困仰事無旦夕  
儲用伯氏薦授室蕪湖主豪賈徒跣日馳百里未及  
春糧一姬遇之如韓王孫閔焉進食夜卧唐肆或伏  
草場既至而主者傭畜之不爲禮會適喪王父母纍  
纍然垂霽歸自言天其將降割于孤抑或將降大任  
于空乏乃盡貸家人產遜舉三喪喪畢從游有道者  
之門受東越之學由博之約壹粟于良知尋教授分

寧視蕪湖無加禮日夜沉思篤學火鬱而上炎甚且  
薰心疾幾殆乃篋書閉戶習靜凝神居三年病良已  
其神愈王機發于天倪援筆累數千言言中的歸  
自民間就試遞首有司謝章縫兩以布衣應鄉舉漢  
陽蘇公以督學至廩公郡學中適同仁書院成有司  
立公爲盟主及門之士三百率師事公公立約若干  
條迄今絜爲功令歲癸卯公與計偕門弟子從公者  
五人仲不預公引身下仲務承贈恭人驩歸自太常  
聚徒講學如故仲負疾而多忌諱喜言穏祥丙午入  
闔公護之往一夫暴病不能執輿公第趣仲入輿躬

代負輿以進仲不知也見者目笑之君子則以是多  
公是能以友成孝矣仲既入穀贈恭人喜可知仲以  
病留公獨上南宮成進士亟求觀省奉使遄歸歸而  
仲亡贈恭人哀之甚公既盡哀以喪仲復飲泣以安  
贈恭人畢使入朝授欽令舊令遯以簾幕敗公先聲  
入境境內日幾幾望公始下車問胥盛陳供帳如故  
事公標之出吾終不以初筮而顯官常入自贈恭人  
是咱我也出而督之過自今闡入者有常刑闈胥分  
直郡縣供需郡用八而縣用二隸郡者聚族而詣所  
部亟稱不平所部庭詰之彼以二敵八不平者何也

翹者曰令苦節而貞於彼秋毫無所預郡中之費百倍彼然乎哉公嘗謂歛無魚即有之不足食余則以沿山谿而畜者差旨然難與絜江湖公曰其然吾未之御也比就舍饋一生魚蓋得之山谿其脩三尺公剖五之一則以饌贈恭人餘寄市中需遞取他日余問公狀公何愛一魚公曰嘻藉今庖有魚惡可以望一日之腹有餘不敢盡不亦可乎余嘗見一遺穗著公鞚目從者頻拾之引之愈出公曰藁也吾以代鞚余聞而益甚公公言疇昔窮居衣不掩骭冬日置一木器席藁而盤膝其中手一卷繙之溫踰敝泉乃今

以是結韁固常欵故訟者盈庭務守勝不相下公聽  
對簿油油然務持其平直示之則法言曲諭之則家  
人父子語推赤心置之腹悉去煩苛宣言與其受命  
訟師寧受吾命吾固無害彼直將以刀筆興戎兩造  
伏辜悉偃竹刑削金牘首歲訟者五六再歲二三三  
歲訟庭虛無人邑中猶單父耳 徵命下公攝敝衣  
策羸馬以行諸父老遮道而奉壺漿即古循良不啻  
也公舉治行高等格在掖垣紹介固辭犬馬之齒踰  
格矣且毋在未敢輕不肖之身以徇直言主爵遂其  
恬恬授南駕部尋奉使歸覲會贈恭入棄桮棬幾不

勝喪適有天幸終喪補南庫部仍副駕部遷膳部郎  
諫最出守漢陽選部王郎爲故郡地選部起婺源令  
故以同官習公漢陽聞公名此故歛令孝廉公也會  
歲惡比屋罄罄公以便宜發粟賑饑掩骼埋胷用是  
饑而不害境內乃安郡當江漢之交萑苻多竊發託  
業漁于柳洲者爲之魁公授從事方畧襲其不虞而  
禽之餘黨悉解 景王之國道漢陽公以郡小而民  
不堪請發所獲益賦以濟供億漢川故有賜田屬楚  
界連 景府新田用事者侵民田聚眾揭竿稱變公  
爲之正經界由是百姓安堵兩國不爭公當上程書

且去郡郡父老爲之製金緋奉辭以進願留遺跡而畢易之公辭之彊不得命則攀轅內車中而旅退呼而反之不復來公次黃岡移文而歸之縣遷廣東副使貳監司嘗兼綰五道兵符仍攝督學時山海寇集捕寇者務徼功一鼓而俘七十人具曰寇也蓋材官掩之以文罔獄既成公按之則舟賈陳兵以禦寇遇邏者以爲寇也格鬪之聽直者盡材官得公而白公署鹽筴主計者上其羨千金公悉麾之籍入軍餉穆宗即位諸司當朝賀公奉表以行就  
闕下再疏引年遂歸老居與鄉人齒出與田父俱敝冠垢衣居

然田舍翁也客問時政則曰草莽臣不預聞聚講同  
仁老而不倦倡建豫章書院館四方之賢其學本于  
存心以克己母自欺爲一貫尸象山而社東越不廢  
曹谿又以世道波流湯湯無極儒生守其戶說排擊  
異端假令起老氏之無爲進許行之無僞是或一道  
也居常力行孝友孳孳厚于人倫仲二息子遞殤立  
宗人子爲仲後而中分產女弟故斃割貲產以館齊  
郎女弟亡戚齊猶手足其後齊拜諫議事公若伯兄  
公旣受室胡翁即大烹無染指卒之以子壻當大事  
不異所生宗人子客死瓊州賴公而得丘首周禮之

六行具矣所謂躬行君子非邪公居母喪病殊者五  
日夜睍者陰籍其有且瓜分之夢黃冠羽人授刀圭  
自帝所一呼而寤薌澤津津喉吻間疾既平人以爲  
更生耳贈恭人左冢婦而右介婦一不當輒擯冢婦  
辟易隣家不終日無奪心必命之人乃敢入胡恭人  
故不宜子公受贈恭人命從里中納張氏姬張故貌  
侵獨勤事當贈恭人指直宿帷下依依二十年公自  
駕部歸寧居子舍則蘇熊二姪當御張代將母如初  
會鄰火炙舍旁胡恭人將二姪棲別室公慰贈恭人  
所乃就張宿都房彌月而公子仕敬生張弗舉也賴

熊同室覺而舉之人云公得天則兩端其大者也仕  
敬娶袁憲使女繼龔進士女籍成均女一人蘇出也  
適吳方伯仲子廷棨胡恭人先公即世葬鳳山甲戌  
秋八月十一日公以天年終歷春秋七十有八仕敬  
弱冠耳葬公高田之原負乾抱巽其時虛墓門左坎  
且以待余銘余既以遺愛德公重以通家而善仕敬  
且將附公以不朽則惡乎辭銘曰世之修儒行者訕  
吏材習吏材者訕儒行浸假而脩矣習矣其視學也  
若弁髦抑或務名高而學焉要之口耳爲政乃今則  
其行則秉孝廉則其材則載清淨則其典學則致力

于彝倫通極于性命脩此三者故全矣斯爲君子之令固宜其遇困而亨蒙難而正胡考而終季年而胤

臘臘原田宰樹有蔭若斧若坊是爲南州之勝

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墓志銘

萬曆三年夏五月己亥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卒于京師公子建炎自襄陽來奔則抵不佞銘公墓不佞習公三世先後垂二十年蓋嘗兩言公於朝銘公真不佞事昔在辛未公屬不佞志公父墓而爲銘曾未及四年而公子復以公銘爲請顧公父年九十三矣不佞猶然悼之公僅五十有三乃

詎忍銘公墓也公諱存義故字質卿嘗從不佞更之  
則字敬仲中歲爲樓居臨漢上襄人稱漢樓先生云  
公之先出揚州國初始入襄陽籍大父鍾丞新鄭  
新鄭祠之鍾生大經是爲公父父從梧州經歷馮君  
受室是生公公生而有貴徵蓋仲子也稍長輒受父  
博士詩大父奇公諸同學亦自以爲不及星家言劉  
生法不當貴公父不以爲然丙午上太常再上皆不  
利疏受涿州文學覩得以斗粟逮親壬子秋出典河  
南試事畢事歸省奏經藝若干篇公父大驩語在前  
志癸丑以元日就道與計偕謁大司馬史公一辭而

出大司馬援公手曰先生安坐請觴先生即入對公車可坐而致也公笑曰是可立而待耳何坐爲大司馬壯之尋舉進士授平湖令時島夷大入寇壁平湖平湖故無城旦夕且不保督府檄至則趣令城平湖公入幕府私謁曰寇方急而議興工百姓難與慮始公請縛令當寇庶民易從旦日督府置令前茅如令約諸父老爭赴令請與之俱公宣言曰督府以令職在保民民有患而不能捍乃棄之耳異日者他令至將復不能存義請死之公等善事來者諸父老皆曰苟可活令且保境內完請設版首事于是公爲植不

數月而城成居三年召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始按畿內屯務尋奔母喪歸旣終喪請卒留養公父不可奈何以親故後君公強入朝尋補江西道會部使者按山東無狀則簡公代之公下車務持大體釋株連罷毛舉所全活者無慮數千百人每對藩臬諸大夫悉屏苛禮嘗言部使者出按吏治率倚辦諸少年彼其喜事暴施何知臧否與我共此者其唯二三大夫毋曠諸少年矣會景王之國出山東用事者齠齶諸有司橫甚公從朱中丞公逆諸境王舟且泊東昌中使夜呼撫按官問庭燎不具狀公正色曰有

主者即乘輿出庭燎不具罪在有司撫按爲天子紀綱之臣義不奉王召王有令則賓之耳公豫察東昌守方啓參爲大中貴人所急輒移白簡坐守不供用事者恐曰守爲柄事者肺腑親吾儕何以自解于是王遣人謝御史罷啓參陰戒群下無譁遂出境其年公監臨鄉試得士居多時李干鱗里居一切謝賓客公謂李先生高義柰何以所部過之乃舍車徒履自巷及戶次且由阼階上于鱗出肅客爲平生驩公得代還于鱗賦詩四章爲贈壬戌上計公入掌河南道殿最稱平會上程書得推恩父母如

令甲時浙人幸得公按浙 薦皇帝則以京營命之  
公言父春秋高古人直以時計吾所以倍親從仕徒  
欲徼一命以奉驩心乃今得藉手高堂吾事畢矣遂  
力謝御史以終養歸治園城南署亭二一當三木之  
下曰森森一當二木之下曰林林就極浦樹夫容爲  
軒居曰君子習家池故廢公以善賈復之築池上亭  
修高陽故事暇日則以安車奉家丈人出郊外就池  
亭休焉爲具召丈人故所同游爲田間飲丈人不任  
酒公代之酬旣醉乃罷以爲常時所部數推轂公公  
不起會有 詔罷諸在告者公亦置不聞及丈人以

天年終哀毀如禮始釋服即以御史召還至輒進  
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寺丞日駸駸嚮用矣公故以  
酒得疾蓋斷酒者踰年疾甫平暴發而卒公室喻氏  
封孺人嫡即建炎補郡博士弟子庶子二建章建常  
三子皆不佞名之建炎亦既冠而字之矣及其婚王  
中丞公女則又不佞主盟建章出趙氏姬聘潘汀州  
公女建章始襁則高氏姬舉之京師女字故李選部  
公孫選部故善不佞嗟乎公自負珞珞其出將有所  
爲乃今爵不過左丞年不過下壽豈星家之言卒驗  
公固受命於星邪建炎上宅峴山之陽將諷日而樹

公墓不佞旣志之窀穸之石且爲之銘銘曰自揚入  
襄五世其昌咼咼新鄭俎豆故疆厥考伯常耄期弗  
勸婉婉毋儀有馮聖善左丞崛起資孝爲忠夔夔生  
事之死固恫柱下惠文居然直指十有八年起家伊  
始胡然夙駕稅不崇朝翩翩希有再舉而凋漢水峴  
山先民窟穴魂兮歸來是日載魄

明故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菴先生  
胡公墓志銘

績溪爲吾徽下邑邑稱胡尚書者三三尚書者大司  
徒富大司空松大司馬宗憲也司徒先司空以積勞

顯爲世勞臣司馬差後司空以武功顯爲世功臣司  
空中起以骨鰻顯當時卒之直節不曲引身不辱名  
實無闕有古大臣風即公也隆慶壬申秋九月二十  
七日公即世其年八十有三上聞之輒朝下卹  
典如今甲五年丁丑某月日公子廷休廷默奉公喪  
葬某山先是廷休謀狀若志若銘就郡中叩江方伯  
民璞民璞歎曰偉哉尚書宜必王太僕元美爲狀汪  
司馬伯玉爲志爲銘其幾矣于是廷休奉元美狀以  
要不佞不佞其何敢辭志曰公在郡郡中稱承菴先  
生茂卿字也孝宗即位三年閏月幾望公生里中

公美風神頎而勁年二十四舉于鄉明年舉正德甲戌進士出爲嘉興司理始入官會部使者按獄嘉興目守問獄狀守錯愕司理輒從旁對甚悉部使者以爲能每出按部中必司理俱往無慮宇下即所至多平反居久之召爲陝西道御史時嬖臣矯詔臨清爲市力請罷之遞疏論假于寧中貴人敬故宰完不報出按山東部尋引疾歸嘉靖六年起浙江道御史先是王太原以黨江彬論戍桂文襄驟貴用事故多太原尋以邊事起太原墮閩中日久授之柄矣公極論太原無狀侵文襄謫理廉州御史程啓充周在皆

以救公杖 閣下或沮公毋往二憾惡能釋公公躍然以單車行曰逐臣遑恤身後時守璫恣其奪民間荔枝園公持之璫亟還民間無所憚且陰戒徒屬彼已目中無執政我何有哉無何進貳廣信尋轉福建按察司僉事分部泉州泉州庫亡其金繩守藏者急公廉得攝者逋吏奸狀出守藏者釋之永春民聚族追逋寇歷山鄉鄉民以爲寇也縱擊之獲四十人皆誣服公得其狀賴以不究尋分守故部中進布政司叅議泉州爲院院瀆者居之市豪睨其地腴議徙瀆者居門外島公宣言曰 縣官閔焉以先無告如

代之遺直百世之儀刑

明故處士慕山余季公墓志銘

不佞未習處士而習諫議君處士爲諫議君大父行同居婺源沱川理源新里乙亥秋八月八日處士以天年終而處士子世寧屬諫議君爲處士狀又明年丁丑冬十二月二日世寧奉處士喪葬塘塢口之原先期介諫議君以墓志若銘請諫議君方以直言取重無溢辭其誦處士義甚高狀具矣且世寧將籍此以終大事不佞其何敢以不習辭余之先其興者恒在季處士曾大父定廣舉子二而楷其季也是爲處

士大父大父舉子三而燧其季也是爲處士父父舉  
子三而瓚其季也是爲處士初處士父以季當室而  
伯仲亡則母視寡而子視孤大父賴以終老無憾父  
故從詹受室舉基及琚既繼室于吳以正德己巳冬  
十二月望舉處士父遣伯仲受博士業業成均命處  
士曰瓚母儒第支戶力田躬孝弟事父兄足矣處士  
唯唯家故饒至處士父滋大及處士在事修父業而  
息之田入租山林入材木田宅入書致積著入子錢  
蓋胥命于戶者胥相摩轉之四方者輒相轉也處士  
率以公平辨給無不當人人心當處士父季年所就

業多季力而處士父獨優伯若伯之子伯尋以叅軍  
起家人言處士孳孳力乃翁事善矣其如翁厚長子  
孫何處士謝曰往吾父克大父家竝有造於伯氏大  
父欲多予吾父產而吾父力辭乃今吾父之愛子姓  
視大父爲周瓚之勞視吾父爲儉且長子主器斯其  
天地之心乎諸販木者價不貲或以其私啗處士處  
士叱之即私市而倍父兄非夫也嘗從邑人部郡賦  
郡吏例索額外錢處士上其狀郡中例乃格諸邑人  
則以歸處士處士力謝罷之或以金橐寄處士家旬  
日而家贊於冠處士則以其初固保無它也卒償其

金處士粥粥若無能獨有心計境外寇猝至處士急以身捍二親寇既寢幸得脫處士笑曰吾今知所以禦寇矣於是繕垣門利械器寇再至毋敢睨處士家處士繕飭百工治居室器用甚澤至其自御無所芬華且曰後世樂有賢子孫其師吾儻不然毋以壯麗相高輓近歲間諸近屬以杖屨過門必從之出歲時爲會必盡驩雅言吾黨始以磐革相從老奄奄至矣顧塵有存者寧詎能爲木石也哉居然常聚乎無何輒捐館舍處士配海陽李氏舉世寧業成均娶廻峰汪參軍女世宦舉孫四懋中懋甲懋年懋華其婚皆

名閥爲處士館甥者三長李宗俊於女則母黨次潘士業竝太學生次孫汝忠是爲諫議君毋弟爲世寧館甥者一則程少卿仲子鳴嘉處士父故習形家言豫爲三息子營葬地伯穴中仲穴左虛右以待季即今阡諫議君言假令處士入間者辭懃父而求多於伯氏則處士居其薄矣乃今生同胞而死同穴其無遺憾也乎哉處士字士德號慕山蓋言終慕也銘曰歷也王周耳也伯晉伊余之興三季益振季不爲儒擇地而趨尚安事儒季不爲仕素封及嗣是曰善仕有闕玄堂百步含旁若斧若坊三息同室十石季吉

翁也固極季也固無

明故處士程得魯墓志銘

嘉靖甲寅程得魯以覆舟死禮不弔溺者余何言得  
魯好脩宜得正命不幸而行殆其阨也夫大禹聖人  
其於生死達矣脫有不測亦將如蟬挺何得魯子太  
學生元脩鴻臚寺序班元化願乞一言以奉大事紹  
介者三余以太史氏爲徵撮其大者爲之志志曰嗟  
乎此海陽處士程得魯墓也得魯名參世家泰塘居  
間右余嘗表得魯父墓其先世載表中父曰子鏞以  
正德癸酉舉得魯得魯獨子父珍之少從縣諸生賜

受經賜宗人也以質行著竒得魯其後得魯病乃從父賈淮揚父業故饑至得魯益息父任椎直得魯遂下人人多附之皆謂程長君有子矣即得魯善賈必軌於正經諸賈人闡出水鄉鹽射重利得魯獨不可母扞文固以規利權及事覺逮繫數十百人人益以垂見多得魯得魯雖服賈其操行出入諸儒嘗曰吾父以朴示子孫即參不賢願師吾父朴父事仲叔子鐸終其身不衰視疾治喪不遺餘力季叔母張早寡母事張急門內親以次及疏屬舉宗爲譜授梓人以布諸宗贖星州墓田帥宗人表諸祖墓凡宗族義

舉必以身先得魯爲善孳孳中道而殞東梁山計至  
疏戚莫不盡哀天道有常奈何失得魯得魯墓在北  
山某向以其年月日封焉銘曰蕩蕩行舟胡爲乎中  
流我欲黜風伯尸陽侯歟者可贖請以百夫投爾靈  
靡留歸來乎故取爾其以大塊爲終始以億萬爲春秋  
嗟乎原沒胥浮永也無尤山澤綢繆爾息爾游從  
爾首丘